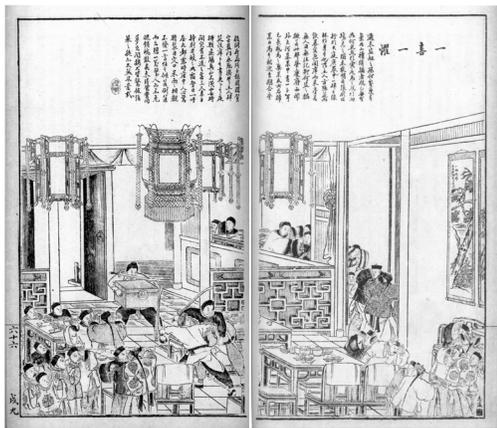


江湖



一喜一懼

邇來盜劫之風，何處蔑有！案如山積，緝捕者既已無可如何。然或於晝夜為之，或於僻壤見之，猶未敢明目張膽，公行於大庭廣眾中，一肆其綠林好身手也。乃主人方張筵而飲，暴客忽闖席而來，旁若無人，目無法紀，抑何盜之猖獗若此耶？肇慶府西關外大河基某甲，有一子，年已長成，為之娶某氏女為婦。某日，為其親迎吉期，合巹後，洞房花燭，玉鏡團圓，賀客盈門，衣冠濟楚。主人肆筵設席，卜其晝兼卜其夜，搏戰飛揚，興正不淺。霎時間，突有不速之客三人來，手持利刃，皎皎如霜，努目一呼，屋瓦都震。時座中人心驚膽裂，目定口呆，面面相覷，不發一言，任其傾筐倒篋而去。想一對璧人，亦不免魂銷魄散矣，未得鴛鴦同夢，先聞雞犬皆驚，彼強梁之徒，亦太煞風景哉！

《點石齋畫報》，光緒十六年（1890），第二百四十九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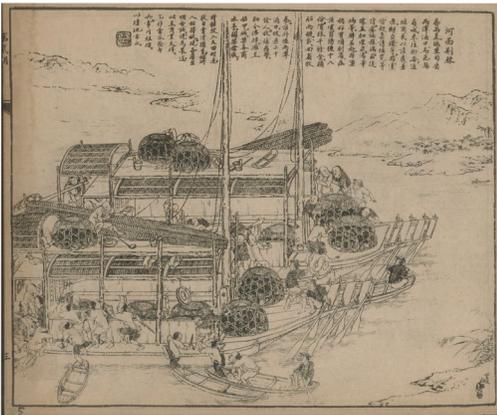


盜以計劫

鶴山縣黃令，以所屬盜風猖獗，親督差勇駐紮沙坪，嚴辦清鄉。詎匪徒即借此行其詐。該處月塘馮姓，族巨人強，且賊匪極多，故鄉中絕少劫案。前數夜入黑時候，有匪黨廿餘人，身穿清鄉勇號衣，直入該鄉，竟用名片往拜鄉紳，復通知更館，言到圍捕。鄉人恐遭誤拿，紛紛走避。諸匪闖至某富戶家，勒令啟門，搜劫一空而去，聞失贓頗巨也。

（鑄）按：觀此而知鄉民守禦之難也。冒勇行劫，匪徒慣技，納之則有致寇之憂，禦之又恐蹈拒捕之罪。泥塘一村，殷鑒不遠，思之慨然。

《賞奇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第二十一期



河面荊棘

番禺慕德里司屬兩潭湧口，為花縣、省城來往衝要，迭經商民以該處著匪鄺亞橙等夥黨搶劫，稟請緝究等情，屢志報端。茲據五和墟眾湯潭楠等聯名赴縣稟稱，昨有順利店在該墟買豬種十八份，價銀千余金，雇船兩艘，載回省牧養。誰料經兩潭湧口，被匪二十餘人放槍轟擊，勒令停棹，擁至船中，械禁各商水手，關禁艙底。將船駛入大田村邊，數日賣清豬只，始將人船釋放。現各店互相告誡，視為畏途，以至商業大礙。乞移營派發弁兵，常川駐防，以靖地方云。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第二期



女賊

前期刊所男賊女裝一節，不過以賊而襲女子之形式耳，乃有以女子而有賊之膽略者，不更奇乎？一則為梟雄之巾幗，一則為巾幗之梟雄，賊愈出而愈奇，人之受賊害者，愈不可問矣！惠州鎮龍圩某甲販運海味雜貨，肩托而行。離圩里許，忽遇數婦人，目方注視，一婦突出短槍相向。甲不敢動，任其將貨物掠去。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第六期



江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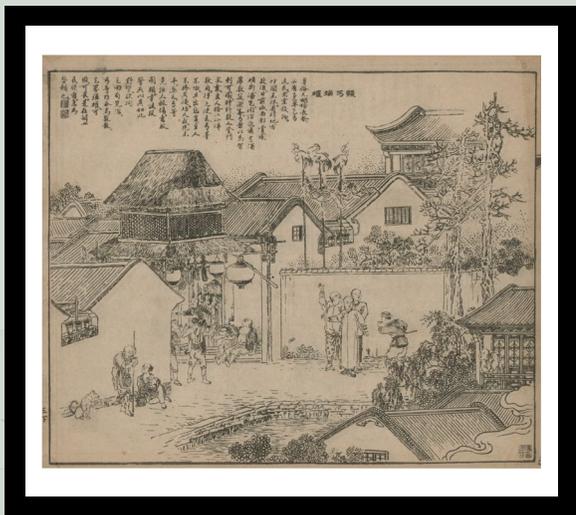
亞玲何多

近日女界，多穿女學堂裝束。城內鳴鳳巷各娼寮妓女，多有結束與學堂無異。無賴子紛紛趨附，至目之為文明貨云。

(陶)按：娼界而混充女學界裝束，以為賣淫之具，可惡可憤。政界能嚴懲亞玲，亦一維持女學之辦法也。

其二：聞大良細墟某醬料棧東主陳某，引誘附近黃連鄉某氏少婦，改扮女學生裝束，在該棧藏垢納污，時常出入。坊人多厭之，現擬出而干涉，驅逐使去云。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第十五期



賤巧強權

粵俗，凡婚嫁喪祭必有多輩乞丐流民，需索錢物，吵鬧不休，有礙地方政治。日前，城西都堂圍橫街潘宅，因治喪備有酒席數筵謝客，乞丐以為有利可圖，特糾數人登門求索。主人給以小洋數角，揮之使去，乞丐不恤，且出惡言。主人不勝其擾，坊人咸抱不平，逐之，乞丐竟誣人毆傷，意欲圖賴。幸該段警兵以其如此野蠻，欲拘之回局究治，乞丐乃各鳥獸散。乞丐強權，可賤可畏，是在關心民瘼者，急為整頓也。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第二期

